

花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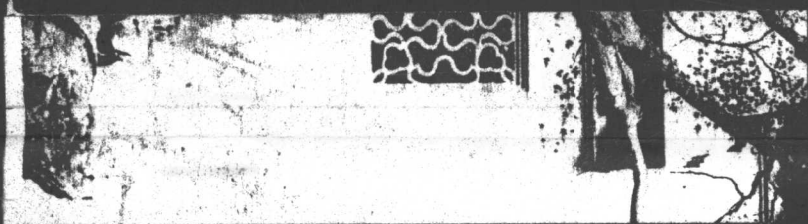


叶兆言



花影集

南京出版



叶兆言

叶兆言
南京出版社

(苏)新登字第 009 号

花 影

叶兆言 著

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南京湖南路 8 号 邮编:210009)

南京电力印刷厂印刷

(南京上海路 11 号 邮编:210029)

开本:850×1168 1/32 10.5 印张 190 千字

1994 年 6 月第 1 版 199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2020 册

ISBN7—80614—026—3

I. 7 定价:8.90 元

(本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)

责任编辑 朱新法

你站在桥上看风景，
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。

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，
你装饰了别人的梦。

卞之琳：《断章》



叶兆言 一九五七年生，南京人。一九八〇年开始发表作品，现在是专业作家。主要作品集有《悬挂的绿苹果》、《枣树的故事》、《夜泊秦淮》、《艳歌》、《采红菱》、《去影》、《挽歌》等。作品曾多次得奖。

策划：新知图书工作室
责任编辑：朱新法
装帧设计：郭宝林

ISBN7-80614-026-3

I. 7 定价：8.90 元

故事的背景

二十年代江南的小城是故事中的小城。这样的小城如今已不复存在，成为历史陈迹的一部分。人们的想象像利箭一样穿透了时间的薄纱，已经逝去的时代便再次复活，时光倒流，旧梦重温，故事中的江南小城终于浮现在我们的面前。

一条大河从小城中间穿过去，在最热闹的街区拐了个弯，一直通往远方的铁路线。这是新和旧处于交替的时代，新思想和旧势力都很脆弱，同时也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大。旧的势力以巨大的惯性向前滚动，新的思想却像雨后的春笋，

一个接一个冒了出来。新思潮正在这座小城里逐渐蔓延，新型的小学和中学不仅出现，而且已经培养出第一代新人。当北方的军阀正在混战，为地盘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这座江南的小城仿佛没受到任何影响。大河里来来往往的船只，夸张地带来了外部世界的消息。小城多少年来与世隔绝的传统被打破了，老年人缅怀着过去的岁月，憧憬着新生活的年轻人都变得不安分起来。小城里有了第一张定期的报纸，不时地报道着外埠和本地的新闻。“新”作为一种时髦字眼，正不可阻挡地深入人心。

多少年来，甄家大宅里发生着的一切事情，一直是小城中人们议论最多，而且最津津乐道的不朽话题。虽然昔日的繁华已经过去，正在走着下坡路的甄家深宅大院，仍然是这座南方小城里大富大贵的标志，仍然是人们心目中享乐的天堂。甄家大宅意味着用不完的钱财，意味着享受不到的美女，意味着男人们所能追求的极致。

未来的建筑学家，将不得不对甄家先人房屋设计的布局，刮目相看，感到由衷的佩服。整个大宅坐南向北，完全符合中国著名的风水家的观点。坐南向北，这说明大宅的创始者，是一巨商。甄氏世代以经商为业，只是在祖父那一代，才开始用钱换了些功名。汉《图宅术》中写道：“商家门不宜南向。”又接着说：“商金，南方火也。”火克金为凶，而北方为水，金生水相生相吉，所以大门应朝向为北。

甄家大宅在平面布置上，采取了左右两条轴线为一组

的对称形式，以一种典型的南方式的四合院为基础，组成一组组封闭性的穿堂建筑群。在各主轴线上，由北而南，大厅一进接着一进。各进建筑的间隔处，大都以墙垣隔成院落，错落有致，很好地解决了通风采光以及排水问题。在两条相邻轴线的房屋之间，有一条深深的过道。这条过道最初设计时，其功能专供妇女及仆人们出入，同时它也是极好的防火过道。

由于南方气候潮湿，在雨季到来的日子里，小城的人都因为潮湿而到处生霉发愁。在如何防潮这一点上，甄家大宅所采取的办法，便让人拍手叫绝。让人难以置信的，是室内的地面，全部采取方砖平墁，方砖下设置了兰盆或坛子，使地面与地气隔开一段距离。这种设计，不但有效地解决了防潮问题，而且冬暖夏凉。至于户外，一般都用整块的青石板铺地，或者用齐整的方砖，要不就是采用鹅卵石与缸片组合成各种图案。

在我们这个故事拉开序幕的时候，甄家的大宅已经开始彻底颓败。昔日豪华只剩下一些残影，高墙深院，红漆早已剥落，到处可见缺少管理的痕迹。石缝间长着叫不出名的小草，是潮湿的地方，就生着厚厚的青苔。只有空气中，仍然洋溢着淫荡的气息，女人的脂粉气味，仿佛凝固在了南方特有的潮湿气氛之中。许多没人住的老房子正在开始漏雨。

甄家的显赫地位，在小城中已变得越来越不重要，然而甄氏父子的风流传说，仍然被添油加醋到处流传。传说

中的大宅里，美女如云，夜夜狂欢。千奇百怪的传说，像美丽的蝴蝶到处乱飞。人们丰富的想象中，甄氏父子像《金瓶梅》里西门庆一样，过着放纵糜烂的生活，他们服着祖先留下来的春药，使用着不久以后便要失传的淫具，沉浸在最后的欢乐里面。

十年前，号称色中魔头的甄家少东家乃祥，过完了大烟瘾后，在做爱的途中，不明不白地成了瘫痪，变成了一个只剩下一口气的活死人。关于乃祥突然瘫痪的原因，有过种种稀奇古怪的说法。二八佳人体似酥，腰间仗剑斩愚夫，虽然不见人头落，暗里教君骨髓枯，人们坚信万恶淫为首的教条，坚信乃祥的下场，不过是纵欲过度的必然结果。人们坚信甄家老爷子迟早也有这一天。

在一个早春的日子里，天色阴沉，空气湿漉漉的仿佛能拧出水来。一场大雨正在酝酿，街上的行人匆匆往家奔去。一位电影放映员，带着一架小型的电影放映机，坐船来到这座小城里。海报早在几天前就贴了出去，负责接待的人在码头上恭候着，当放映员从船上下来的时候，一场大雨劈里啪啦地直泻下来。由于担心当时还是很昂贵的放映机和胶片会被大雨淋湿，放映员又一脸不高兴地退回到了船上。负责接待的人十分抱歉地跟到船上，慌忙不迭地递着香烟，好像这场突然到来的大雨，是因为他们的过错似的。放映员接过递给他的老刀牌香烟，放在鼻子底下嗅着，当他闻到那烟已经有了些霉味的时候，便毫不犹豫地扔了，然后从自己怀里摸出一包刚拆封过的三炮台，自

顾自抽起来。大雨没完没了地下着，放映员心烦意乱，临了只好把放映机和胶片留在船上，负责接待的人替他打着伞，匆匆走进离码头不远处的一家小旅馆。

大雨连续下了许多天，负责接待的人鞍前马后地伺候着放映员，把他当作大人物一样供着。短短的几天内，放映员尝遍了小城中所有的馆子，并且连续三天光顾妓院。他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扔在了妓院里，临了，还不得不把自己随身携带的一块金表拿出来当作抵押。放映员挥金如土的豪举，让人想起十多年前乃祥在妓院的狂欢。人们记得那一次是乃祥的生日，妓院中几乎所有的妓女都得到了乃祥的宠幸，所有的下人也幸运地得到了红包。十多年以后的放映员和乃祥如出一辙，他没有乃祥金枪不倒一夜御数女的本事，便和一位叫作水仙花的妓女打得火热。放映员毫不含糊地把自己身上的淋病，传染给了水仙花。几年以后，小城为了迎接放映员的到来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，淋病在这座小城市里交叉感染，像感冒一样流行起来。妓女传染给了嫖客，嫖客再传染给自己的妻妾，于是是地方便贴满了医治性病的广告。

雨终于停了，放映员带来的装着放映机和胶片的木箱子，被抬到了学校的操场上。这些巨大的木箱子的角上都包着铁皮，因此显得更加笨重。从上午起就开始忙碌，一直到天快黑下来，在放映员焦灼不安的指挥下，一切才安排停当。黑压压的人群挤在操场上，一个个伸长了脖子，望眼欲穿地等待着银幕上的奇迹出现。人们不敢相信的事情

终于发生了，当人们看着银幕上的人影，像真人一样动起来的时候，不由得发出一声声惊叹。许多人好奇地钻到了银幕的背后，想弄明白是不是有人在捣鬼。

一场难以想象的混乱发生了，虽然事先做好了一定的准备，但是一旦混乱真的发生，原来安排好的那几名维持秩序的人，根本控制不住局面。人们的心思都不在银幕上究竟在放什么，而是喋喋不休地为凭什么会这样，吵得不可开交互不相让。银幕上的海盗向美丽的女郎扑过去的时候，正看着电影的人不分青红皂白地大打出手。沾满泥浆的鞋子和一顶帽沿已快扯下来的毡帽，在空中掷过去又扔过来乱飞，放映员被突如其来的混乱，弄得心神不定，他手忙脚乱地换着胶片，结果应该放的顺序也弄颠倒了。银幕上的故事刚刚进行到一半，大团圆的结尾便被提前放映出来。

第二天，在赶来喝早茶的茶馆中，在划拳行令的酒桌上，在淘米洗茶的井边，在小城独此一家澡堂的大池子里面，都在议论前一天放过的电影。大家还在为昨天晚上没有争明白的话题，继续斗嘴吵架。尽管已经有人做出了科学的解释，但是上了年纪的人坚信，所谓电影，只不过是放映机里藏着许多小人。这些小人是用面团捏起来的，至于面团捏起来的小人为什么会动，就一时说不清楚了。老人们相信那个放映员所以会那么傲气，不过是因为他像魔术师那样，掌握了让小人动起来的秘密。

放映员带着他的包着铁皮的木箱子走了以后，人们为

原书缺页

第一章

1

甄老爷子是在太阳升得和迷楼一般高的那一刻，突然咽气的。这时候，少东家乃祥坐在木轮椅上，正按照甄老爷子定下的老规矩在大宅里漫游。在瘫痪的十年里，乃祥既不能动弹，也不能说话，一直像个植物人那样活着。严重的失眠困扰着他，漫漫长夜对于他来说，永远有一种末日之感。他的脸部表情永远是那么呆板，那么僵硬而且丑陋。他像个活死人那样苟延残喘，坐在一只特制的木轮椅上，幽灵似的任人摆布。每天吃过早饭，他所接受的第一件事，便是由小妾爱爱推着，在大宅里毫无目的地漫游。

沿着一条长长的过道，乃祥由爱爱推着，缓缓走了过来，木制轮椅发出沉重刺耳的吱吱声。坐在木轮椅上的乃祥，穿着厚厚的皮袄，戴着一顶皮帽，完全是有钱人家的阔少打扮。他的脸上凝固着呆板和滑稽，眼神是直的，滞滞地看着前面。吱吱吱吱的声音，划破了大宅内空荡荡的沉寂。爱爱推着木轮椅走到了过道尽头，掉过方向，又一次缓缓地往回走。

自从乃祥瘫痪以后，爱爱就一直承担着为乃祥推轮椅的角色。她是一个小磁人似的女人，年轻漂亮，眼睛深处总是藏着淡淡的忧愁。其实，在乃祥众多的妻妾中，爱爱的地位最不重要。十二年前，作为四个女儿中的老二，爱爱由父亲陪同，第一次走进了甄家大宅。她此行的目的，只是看望自己在甄家当佣人的母亲。爱爱的母亲吴妈是好小姐的奶妈，由于甄老爷子一向最宠自己的独养女儿，吴妈多少年来一直在好小姐身边充当贴身女仆。爱爱和父亲进了甄家大宅以后，吴妈有话要对男人说，往女儿手上套了一个玉镯，便打发爱爱去花园里玩。

乃祥就是在后花园里见到爱爱的，正是海棠花开的季节，从小在农村长大的爱爱，被花园里绮丽的景色吸引住了。那是一片花的海洋，红红的花铺天盖地。爱爱孩子气地折起海棠枝来，一根接着一根折着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将海棠枝挽成花冠。当爱爱把挽好的花冠准备往头上戴的时候，她看见一位衣着时髦的男人，身后有好几位女人陪着，正站在不远处，兴致勃勃地看着她。男人身后的一位

女人，气鼓鼓地对她喊着：“哪来的野姑娘，跑到这来捣蛋！”

不知所措的爱爱站在原处不敢动弹，完全被吓傻了，呆呆地站在那，心口咚咚乱跳。她知道自己做错了，因为吴妈一再关照她大宅里的东西是不可以乱碰的。衣着时髦的乃祥微笑着向她走过去，一把拿过她手上的花冠，郑重其事地给她戴上。爱爱像个木头人似的任乃祥摆布，乃祥向后退了一步，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，又重新拿下花冠，换了方向再次替她戴上，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

“这花你戴着，正合适，”乃祥一本正经地说了一句。

乃祥身后那几位女人，一个个都是怒气冲冲的样子。爱爱不明白她们为什么要这样，反正自己的脸不由地红起来，突然掉头就走。乃祥的微笑给情窦初开的爱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到了晚上，爱爱的父母被乃祥叫了去，他们刚刚迈进房间，便看见烟炕上高高摞着的两叠银元。爱爱的母亲吴妈立刻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，她没等坐在红木椅上的乃祥把话说完，就结结巴巴地说自己女儿还小。

乃祥笑着说：“小？不小了！”

高高摞着的两叠银元有些晃眼。爱爱的父亲这次带女儿来甄家，本来就是想跟妻子讨点钱，回去能把已经漏雨的老房子修一下。这么多的银元足够盖几间新房子。“少东家，这不行，真的不行，”爱爱的父亲语无伦次，不知是心痛那钱，还是心疼爱爱，“按说你能看上这闺女，既是我们闺女的福份，也是我们的福份，可这闺女实在太小了，她怕是没这福气。”

“你闺女多大了？”

“十三。”

“比你闺女小的丫头，我都开过苞。”乃祥有些不高兴地说，“你真是死脑筋，我既然喜欢她，又怎么会舍得她吃苦头呢。”

这天晚上，爱爱先睡着了，夫妻俩商量了大半夜，一会叹气，一会争吵，临了，想想女儿迟早要嫁人，只好心安理得认命。于是歇灯睡觉，不一会，爱爱的父亲蹑手蹑脚地往吴妈身上爬，把床板弄得咚咚直响。吴妈说：“到这时候，你真是畜牲，还有这份心思。”爱爱的父亲说：“少东家有了这么多小老婆，还要讨小，我呢，就你一个女人，大老远赶来了，难道白跑一趟。”

第二天，爱爱的父亲包袱里揣着一大包银元走了。爱爱在吴妈的照料下，烧了一大锅水，洗了个澡，然后换上一身新衣服，被送到了乃祥那里。乃祥高兴地在门口迎接她，把她接到烟炕上，坐下来一起喝酒。爱爱的母亲十分尴尬地站在一旁，刚流露出一些要走的意思。乃祥笑着说，你急什么，让她也坐下来陪着一盅。爱爱已经明白即将要发生什么事情，她忐忑不安地坐在那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。乃祥安慰她说：“你别怕，我这有专为你配制的药酒，你吃了，就一点也不会疼。”从来没有男人这么柔声细语地和爱爱说过话，乃祥呼吸时的热气，在爱爱的脖子上抚摸着，感觉痒痒的。乃祥又说：“用不了几次，你就会喜欢得舍不得我了。”